

語文常談

呂叔湘

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2/3

語文常談

呂叔湘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1980. 北京

封面设计：苏彦斌

语 文 常 谈

吕 叔 湘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 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 9 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3.75 印张 62,000 字

1980 年 9 月第 1 版 198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01—200,000

书号 9002·3 定价 0.29 元

序

1964年春天，有一天《文字改革》月刊的编者来看我，问能不能给那个刊物写点有关语言文字的普及性文章。结果就是后来在《文字改革》月刊上分期发表的《语文常谈》。原来计划写八篇，可是刊出七篇之后，“文化大革命”来了，杂志停刊，第八篇也流产了。后来也曾经想把旧稿整理整理印成一本小书，可是那几年的风气是以不读书为贵，也就迟迟没有着手。最近受到一些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们的督促，才又鼓起劲来修修补补送给出版社，离开最初发表已经十六个年头过去了。

给这些文章取这么个名字，无非是说，这些文章内容既平淡无奇，行文也没有引经据典，当不起“概论”、“基础”之类的美名，叫做“常谈”比较恰当。希望有些读者在看小说看电视看得腻味的时候，拿来换换口味，而不至于毫无所得就是了。

说起来也奇怪，越是人人熟悉的事情，越是容易认识不清，吃饭睡觉是这样，语言文字也是这样。比如有人说，文字和语言是平行的，谁也不倚赖谁的两

种表达意义的系统；你要是拿拼音文字来做反证，他就说“此汉字之所以可贵也”，他没有想过如果汉字都没有读音，是否还能够表达意义。又有人说，汉字最美，“玫瑰”二字能让你立刻看见那娇嫩的颜色，闻到那芬芳的香味，一写成méiguì就啥也没了；他大概认为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的rose，德国人的Rose，西班牙人、意大利人的rosa全都是无色无臭的标本。还有人说，“中国话”就是没有“文法”，历代文学家都不知道什么叫“文法”却写出好文章；可是他回答不上来为什么有的话公认为“通”，有的话公认为“不通”，后者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于不合“文法”。不幸的是，诸如此类的意见不是来自工农大众，而是来自一部分知识分子。这说明关于语言文字的知识确实还有待于普及。这本小书就算是这方面的一个小尝试吧。

吕叔湘

1980.4.4

目 录

1. 语言和文字	1
只有人类有真正的语言	1
文字不能超脱语言	3
语言和文字也不完全一致	7
语言文字要两条腿走路	9
2. 声、韵、调	11
从绕口令说起	11
怎样给汉字注音	13
字音的三要素：声、韵、调	16
声、韵、调在文学上的应用	18
不必“谈音色变”	22
3. 形、音、义	24
形、音、义的纠葛	24
异体字利少弊多	26
异读字要尽量减少	28
同音字数量繁多	32
一字多义与数字同形	35
汉字为汉语服务并不尽善尽美	37
4. 字、词、句	39
语言的单位	39

三位一体的“字”	40
语音的“句”和语法的“句”	43
“词”的今昔	44
汉语语法的特点	46
5. 意内言外	53
字义约定俗成	53
字义和词义辗转相生	56
什么是“意义”?	62
语言的地面上坎坷不平	66
6. 古今言殊	68
语言也在变	68
语汇的变化	71
语法、语音的变化	76
从文言到白话	77
7. 四方谈异	84
汉语有多少方言?	84
方言语汇的差别	86
主要的语音分歧	88
方言和方言之间的界限	93
要推广普通话	98
8. 文字改革	102
汉字能满足我们对文字的要求吗?	102
早就有人主张改革汉字	104
拼音文字的优点超过缺点	107
为拼音化积极准备条件	111
简化汉字只是治标	113

语言和文字

只有人类有真正的语言

语言，也就是说话，好象是极其稀松平常的事儿。可是仔细想想，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正是因为说话跟吃饭、走路一样的平常，人们才不去想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其实这三件事儿都是极不平常的，都是使人类不同于别的动物的特征。别的动物都吃生的，只有人类会烧熟了吃。别的动物走路都是让身体跟地面平行，有几条腿使几条腿，只有人类直起身子来用两条腿走路，把另外两条腿解放出来干别的、更重要的活儿。同样，别的动物的嘴只会吃东西，人类的嘴除了吃东西还会说话。

记得在小学里读书的时候，班上有一位“能文”的大师兄，在一篇作文的开头写下这么两句：“鹦鹉能言，不离于禽；猩猩能言，不离于兽。”我们看了都非常佩服。后来知道这两句是有来历的，只是字句

有些出入。^① 又过了若干年，才知道这两句话都有问题。鹦鹉能学人说话，可只是作为现成的公式来说，不会加以变化（所以我们管人云亦云的说话叫“鹦鹉学舌”）。只有人们的说话是从具体情况（包括外界情况和本人意图）出发，情况一变，话也跟着一变。至于猩猩，根据西方学者拿黑猩猩做试验的结果，它们能学会极其有限的一点符号语言，可是学不会把它变成有声语言。人类语言之所以能够“随机应变”，在于一方面能够把语音分析成若干音素（当然是不自觉地），又把这些音素组合成音节，再把音节连缀起来，——音素数目有限，各种语言一般都只有几十个音素，可是组成音节就可以成百上千，再组成双音节、三音节，就能有几十万、几百万。另一方面，人们又能分析外界事物及其变化，形成无数的“意念”，一一配以语音，然后综合运用，表达各种复杂的意思。一句话，人类语言的特点就在于能用变化无穷的语音，表达变化无穷的意义。这是任何其他动物办不到的。

人类语言采用声音作为手段，而不采用手势或图画，也不是偶然。人类的视觉最发达，可是语言诉之于听觉。这是因为一切倚赖视觉的手段，要发挥作用，离不开光线，夜里不成，黑暗的地方或者有障碍

^① 《礼记·曲礼》：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

物的地方也不成，声音则白天黑夜都可以发挥作用，也不容易受阻碍。手势之类，距离大了看不清，声音的有效距离大得多。打手势或者画画儿要用手，手就不能同时做别的事，说话用嘴，可以一边儿说话，一边儿劳动。论快慢，打手势赶不上说话，画画儿更不用说。声音唯一不如形象的地方在于缺乏稳定性和持久性，但在原始社会的交际情况下，这方面的要求是次要的，是可以图形来补充的。总之，正是由于采用了嘴里的声音作为手段，人类语言才得到前程万里的发展。

文字不能超脱语言

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语言。世界上还没有发现过任何一个民族或者部落是没有语言的。至于文字，那就不同了。文字是在人类的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才出现的，一般是在具有国家的雏形的时候。直到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语言是没有文字的，也可以说，没有文字的语言比有文字的语言还要多些。最早的文字也只有几千年的历史，而且就是在有文字的地方，直到不久以前，使用文字的也还是限于少数人。

文字起源于图画。最初是整幅的画，这种画虽然可以有表意的作用，可是往往意思含糊不清，应该

怎么理解取决于具体环境，例如画在什么地方，是谁画的，画给谁看的，等等。这种图画一般都比较复杂，这里设想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比如画一个井，里边画三只兔子。如果是一个猎人画在一棵树上的，就可能是表示附近的陷阱里有三只兔子，要后边来的伙伴处理。如果是画在居住的洞壁上的，就可能表示猎人们的愿望，这种画有法术的作用，那里边的三只兔子就不是确实数目而只是许多兔子的意思。

图画发展成为文字，就必须具备这样一些特点：(1)把整幅的画拆散成个别的图形，一个图形跟语言里的一个词相当。(2)这些图形必得作线性排列，按照语言里的词序。比如先画一个井，再画三个直道儿或横道儿，再画一个兔子，代表“阱三兔”这样一句话。如果把三个道儿画在井的前边，就变成三个陷阱里都有兔子的意思了。(3)有些抽象的意思，语言里有字眼，不能直接画出来，得用转弯抹角的办法来表示。比如画一只右手代表“有”，把它画在井的后边，就成为“阱有三兔”。这种文字是基本上象形的文字，但是可以念，也就是说，已经跟语言挂上钩，成为语言的视觉形式了。

到了这个阶段以后，为了便于书写，图形可以大大简化（图案化，线条化，笔划化），丝毫不损害原来的意思。从汉字形体变化的历史来看，甲骨文最富

于象形的味道，小篆已经不太象，隶书、楷书就更不用说了。从形状上看，第二阶段的零碎图形和第一阶段的整幅画很相似，第三阶段的笔划化图形和第二阶段的象形图形可以差别很大。但是从本质上看，象形文字和表意画有原则上的区别，而象形文字和后来的笔划化的文字则纯粹是字形上的变化，实质完全相等。

图画一旦变成文字，就和语言结上不解之缘。一个字，甚至是最象形的字，也必然要跟一定的字音相联系；表示抽象意思的字，笔划化了的字，就更加离不开字音了。这样，语言不同的人看不懂彼此的文字，哪怕是象形成分最多的文字。假如一个人的语言里“有”和“右”不同音，他就不懂一只手夹在一个井和三只兔子中间是什么意思。

文字发展到了这种“词的文字”之后，仍然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纯粹表音的文字，这将来再谈。这里所强调的是：尽管文字起源于图画，图画是与语言不相干的独立的表意系统，只有在图画向语言靠拢，被语言吸收，成为语言的一种形式（用图形或笔划代替声音）之后，才成为真正的文字。

对于文字和语言的关系没有好好思考过的人，很容易产生一些不正确的理解。很常见的是把文字和语言割裂开来，认为文字和语言是并行的两种表达意思的工具。这种意见在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相当

普通，因为我们用的是汉字，不是拼音字。有人说，文字用它自己的形体来表达人的思维活动、认识活动。当人们写文字的时候，目的在写它的思想而不仅为的是写语言；当人们看文字的时候，也只是看它所包含的内容，不一定把它当作语言；只有把它读出来的时候，才由文字转化为语言。这个话显然是不对的。文字必须通过语言才能表达意义，一个形体必须同一定的语音有联系，能读出来，才成为文字。如果一个形体能够不通过语音的联系，直接表达意义，那就还是图画，不是文字。代表语言，也就是能读出来，这是文字的本质，至于写的时候和看的时候读出或者不读出声音来，那是不关乎文字的本质的。事实上，教儿童认字总是要首先教给他读音；不通过语言而能够学会文字的方法是没有的。粗通文字的人看书的时候总是要“念念有词”，那怕声音很小，小到听不见，你仍然可以看见他的嘴唇在那儿一动一动。完全不念，只用眼睛看（所谓“默读”），是要受过相当训练才能做到的。

有人拿阿拉伯数字和科学上各种符号作为文字可以超脱语言的例子。这也是只看见表面现象，没有进一步观察。数字和符号也都是通过语言起作用的，不过这些符号是各种语言里通用，因此各人可以按照各自的语言去读罢了。例如“1, 2, 3”可以读成“一，二，三”，可以读成“one, two, three”，可以读成

“один, два, три”, 等等, 但是不把它读成任何语言的字音是不可能的。而况在任何语言的语汇里这种符号都只是极少数呢?

语言和文字也不完全一致

文字(书写符号)和字音不可分割, 因而文字(书面语)和语言(口语)也就不可能不相符合。但是事实上文字和语言只是基本上一致, 不是完全一致。这是因为文字和语言的使用情况不同。说话是随想随说, 甚至是不假思索, 脱口而出; 写东西的时候可以从容点儿, 琢磨琢磨。说话的时候, 除了一个一个字音之外, 还有整句话的高低快慢的变化, 各种特殊语调, 以及脸上的表情, 甚至浑身的姿态, 用来表示是肯定还是疑问, 是劝告还是命令, 是心平气和还是愤愤不平, 是兴高彩烈还是悲伤抑郁, 是衷心赞许还是嘲讽讥刺, 等等不一; 写东西的时候没有这一切便利, 标点符号的帮助也极其有限。因此, 说话总是语汇不大, 句子比较短, 结构比较简单甚至不完整, 有重复, 有脱节, 有补充, 有插说, 有填空的“呃、呃”, “这个、这个”; 而写文章就不然, 语汇常常广泛得多, 句子常常比较复杂, 前后比较连贯, 层次比较清楚, 废话比较少。这都是由不同的使用条件决定的。另一方面, 语言和文字又互相作用, 互相接近。语言里

出现一个新字眼或者新说法，慢慢地会见于文字，例如“棒”、“搞”、“注点儿意”；文字里出现一个新字眼或者新说法，慢慢地也会见于语言，例如“问题”、“精简”、“特别是”、“在什么什么情况下”。剧作家和小说作者得尽可能把人物对话写得流利自然，生动活泼，虽然不能完全象实际说话。而一个讲故事或者作报告的人，却又决不能象日常说话那样支离破碎，即使不写稿子，也会更象一篇文章。所以一个受过文字训练的人，说起话来应该能够更细致，更有条理，如果有这种需要。一个原来善于说话也就是有“口才”的人，也应该更容易学会写文章。

一般说来，文字比语言更加保守。这是因为人们只听到同时代的人说话，听不到早一时期的人说话，可是不仅能看到同时代的文字，也能看到早一时期的文字，能摹仿早一时期的文字，因而已经从口语里消失了的词语和句法却往往留存在书面语里。再还有一些特殊的著作，例如宗教经典、法律条文，它们的权威性叫人们轻易不敢改动其中的古老的字句；优秀的文学作品也起着类似的作用。在文字的保守力量特别强烈的场合，往往会形成文字和语言脱节的现象。中国，印度，阿拉伯国家，古代罗马，都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这时候，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就不仅是风格或者文体的差别，而是语言的差别了。但是只有在文字的使用限于少数人，也就是多

数人是文盲的条件下，这种情况才能维持。一旦要普及文化，这种情况就必定要被打破，与口语相适应的新书面语就必定要取古老的书面语而代之。

语言文字要两条腿走路

在人们的生活中，语言和文字都有很大的用处，也各有使用的范围。面对面的时候，当然说话最方便；除非方言不通，才不得不“笔谈”。如果对方不在面前，就非写信不可；如果要把话说给广大地区的人听，甚至说给未来的人听，更非写成文章不可。（有了录音技术之后，情况稍有不同，也还没有根本改变。）人们既不得不学会说话，也不得不学会写文章，也就是说，在语言文字问题上，不得不用两条腿走路。可是自从有了文字，一直就有重文轻语的倾向。为了学习写文章，人们不吝惜十年窗下的工夫，而说话则除了小时候自然学会的以外，就很少人再有意去讲究。这也难怪。在古时候，语言只用来料理衣、食、住、行，也就是只派低级用场；一切高级任务都得让文字来担任。可是时代变了。三天两天要开会，开会就得发言。工业农业的生产技术以及其他行业的业务活动都越来越复杂，交流经验、互相联系的范围越来越大，以前三言两语可了的事情，现在非长篇大论不成。语言不提高行吗？再还有传播语言的新

技术。有了扩音器，一个人说话能让几千人听见；有了无线电广播，一个人说话能让几千里外面的人听见。很多从前非用文字不可的场合，现在都能用语言来代替，省钱，省事，更重要的是快，比文字不知快多少倍。语言文字两条腿走路的道理应该更受到重视了。可是人们的认识常常落后于客观形势。学校的“语文”课实际上仍然是只教“文”，不教“语”。是应该有所改变的时候了，不是吗？